

神秘富豪

唐凤雄◎著

全面揭开神秘富豪的终极真相



贵州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神秘富豪 / 唐凤雄著. -- 贵阳: 贵州民族出版社,
2013.7

ISBN 978-7-5412-2052-4

I. ①神… II. ①唐…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34654号

书 名	神秘富豪
作 者	唐凤雄 著
出版发行	贵州民族出版社
地 址	贵阳市中华北路289号
印 刷	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毫米 1/16
印 张	16
字 数	250千字
版 次	2013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7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2.00元

目 录

001 | 第一部分 合影
Page

115 | 第二部分 贗品
Page

185 | 第三部分 谋杀
Page

合影

第一部分





在那个神奇的俱乐部，什么奇迹都有可能发生。步入社会以来，王阼就一直崇拜俱乐部圈子的力量。

这是个阳光明媚的上午，王阼坐在位于东三环金贸大厦D座二十五层的天儒集团办公室里，美美地长舒了一口气。

两分钟前，他接到了风帆集团董事局主席胡人杰的电话，约他晚上去中天俱乐部。胡人杰言简意赅地说了时间、地点，特别指出可以带夫人或女友出席。

王阼又舒了一口气，拿起办公的电话，柔和地说道：“喜喜，起床了吗？我等会儿过去，一起吃午饭。”

搁下电话，王阼按下铃，外间的秘书李姗姗轻轻推门进来：“董事长，要去中财证券吗？”

李姗姗是王阼亲自拍板招进来的，当时副总汪克夫有不同意见，对这个刚从艺术学院毕业的女孩子担任董事长秘书，汪克夫不是很放心。王阼却敏锐地感觉到，汪克夫的意见更多来于汪克夫的秘书裘欢。裘欢是公司公认的头号美女，而李姗姗的清纯气质盖过了裘欢的风头。

王阼说服汪克夫的理由只有一个：背景。当然，真正的原因只有王阼自己知道。汪克夫立马附和了他的选择。李姗姗除了清纯气质，没有背景就是她脱颖而出的强项。经过公司人力资源部门的仔细核查，李姗姗的父母都是外地普通工人，没有一点关系背景，在艺术学院三年也从不接触官员、大款，欠的学费也是用被天儒集团聘用后发放的人才引进基金还的，还清学费后才

拿到毕业证。李姗姗的加入，就使天儒集团出现了一个异类，在连前台也得有政要背景的集团里，格外突兀。不过，除了汪克夫和人事经理，集团几十号人都不知道李姗姗毫无背景的底细。除了王阡自己，只怕汪克夫和人事经理也对李姗姗的底细半信半疑。

抬眼看了看办公桌前亭亭玉立的李姗姗，王阡微微摇了摇头，脸上带着几分思索：“和中财江董会谈的事另作安排，你和上海的吴总联系一下，让他下午过来吧。”

李姗姗在王阡说话时，笑吟吟地看着他，就像看着亲人，然后点点头说：“好的，我马上去办。”

他点点头，李姗姗便转身走了出去，她走路就像在轻盈地舞蹈，自然而充溢着一种美感。

望着李姗姗消失的情影，王阡轻叹了一口气。他发觉才进公司两个月的李姗姗，已大大超出他的预期，她不但迅速融入了公司，而且和公司高层融洽自如。令王阡不安的是，她对他也没有一点敬畏，宠辱不惊，仿佛他对她的抬举本就是再自然不过的，而且李姗姗似乎知道他有几分喜欢她。

携李姗姗常出席各种灯红酒绿的高档场所，王阡事后又有些后悔。那些道貌岸然的高官富豪，对美女的欲望从不满足，总或明或暗向他暗示。他只能装一知半解，将公关部的王莺或马敏等美女推出去。而对李姗姗，他总是小心呵护，有时见李姗姗喝酒喝得皱眉，他还挺身而出为她挡酒。

事后李姗姗问：“董事长，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当然是带娇带痴地问，眸子里洋溢着异彩。

王阡就半认真半开玩笑说：“因为你是我的一张王牌，要派上大用场的，这些人还不配让你上场。”

李姗姗眸子里的异彩又黯淡了下去。

在天儒集团，王阡一直给员工灌输狼性精神，要让员工适应血酬定律和丛林法则，朝着目标不惜一切奋力搏杀。有人说，公关行业不但培养出一个骗子，还培养出一个个婊子。王阡对女员工是有严格的底线的，他从不对女员工动心，但李姗姗让他的底线受到了冲击。

其实，李姗姗是王阡为导师石无尘特招的。在他业已铺开的一大项目中，石无尘是他倚重的后着。他要为自己准备好退路。毕竟这个项目举足轻重，

高收益，自然也高风险。

离开办公室之前，王阼打电话让汪克夫过来一下。虽然在同一层楼，但王阼还是习惯如此。王阼认为这些细节不能忽视。

穿件名牌衬衫的汪克夫很快进来了，他四十岁年纪，身材高大，一身名牌，身上充斥着掩饰不住的纨绔子弟习气，在几分精明的商人性格糅合下，令人不敢小觑。事实上，汪克夫也是名高干子弟，只是其父已离休多年了。他本在一事业单位上班，王阼以百万年薪将他招至麾下，给他的日常工作就是联络在一些省市及部局的叔叔阿姨。汪克夫父亲的那些老部下多少还卖个面子。

汪克夫大大咧咧地坐在王阼面前，摸出名牌打火机点燃叼在嘴里的雪茄，抽了一口，才不急不慢地询问：“王董，中非工程项目的批文已签下了，还需不需要造势？”

对汪克夫的做派，王阼见怪不怪了，而且还纵容他这种风格，那些官员和老板其实也很吃这一套。试想汪克夫如果没有这种睥睨一切的气势，很多事还真拿不下来。

王阼笑笑说：“肯定要造势，还得召开高规格的新闻发布会。你让企划部好好策划策划。眼下，汪总你要跟进的是邀请相关领导担任顾问……”

交办了这桩事，王阼才轻描淡写地说：“吴总下午要来，你接待一下，他需要的数据可以给他，其他的先拖一拖。”

汪克夫会意地点头，意识到没别的事了，便起身出去了。

望着投进落地窗的灿烂阳光，王阼闭上眼睛想了一会儿，拿起桌上的手包向外走去。

外间秘书办公室里的李姗姗站起来，问需不需要喊司机，王阼摇头示意不必。李姗姗又说上海的吴总下午会赶过来，她应该听到了王阼对汪克夫的交代，没再说什么了，以柔和的目光默默看着王阼。

王阼站在门口，望望侧面一间间办公室，想说什么又没说出来，只是朝李姗姗点了下头，便扬开手走向楼道电梯。那边单独有一个电梯，在集团前台范围内，是他和汪克夫的专用电梯。大厦这么设计，是有的放矢。大厦各层单位也自然仿效。

电梯里没有一个人，王阼走进去，按下B1层。电梯飞快地下降。各层几

乎没有停顿，可见这专用电梯应用率并不高，各单位老总很少待在办公室，王阒也很少待办公室。在外人眼里，天儒集团是家很神秘的公关公司，王阒更是个神秘的富豪。天儒集团的注册地是香港，在北京又注册了几家子公司，其实并无实业。公开营销项目除了经营两年的中华企业家协会，再就是中非工程项目了。

王阒有一种恍然如梦之感。他明白这种感觉完全来自胡人杰的那个电话。

在他心目中，中天俱乐部是他梦寐以求的目标。中天俱乐部极为神秘，正因为神秘，更显可贵。北京众多富豪俱乐部，王阒有不少体验。有专为世界五百强老总服务的长安俱乐部，有外交官、跨国财团俱乐部，等等。而中天俱乐部的神秘并非其奢华高贵，而是因为一种隐秘。

比如说，中天俱乐部可以超乎想象地摆平企业危机，可以安排会员上博鳌论坛，可以……简直可以说有几分神奇。坊间的传言不一定件件真实，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这家俱乐部出牌路数不一样。王阒一直想去一探虚实，更严重一点说，是想取经学道。

电梯稳稳地停在B1，王阒收敛心神，走出电梯，走向停在一边的奥迪A8。

刚开车上了三环，王阒的手机便响了起来。他缓缓开车，接通电话，是一个陌生的女子声音：“王阒，你在哪儿呢？”

王阒随口说：“我在开车啊。你在哪儿？”

对方说了个地名：“你来接我吧，不见不散。”

王阒还想说什么，对方已飞快地挂了电话。王阒不禁有些犯愁：这女子是谁？他真的没听出来。不过听她的口气，应该和他很熟。王阒不由拿出手机找出那个号码，却是个陌生号码。

王阒大脑中的CPU飞快运转，最后决定还是去接，说不定这是个重要的人物。打拼这几年，他知道这城市水太深，而和他接触的非富即贵，他尽量不疏忽任何一个人，尤其是一个不容置否的女人。边往对方说的地方赶去，他边思忖着是上次联系的某司长小姨子，还是某衙内的女同学？

下了三环，开到那家五星涉外旅游酒店，王阒下车走进大堂，没见到认识的女子，便坐在休息间沙发上，回拨了那个电话。

电话里传来女子笑吟吟的声音：“到了吧，我来看一个女友，这就下来。

哦，对了，你请客吧，我女友可是大美女哦。”

王阼还是没听出是谁来，不过见对方这么滔滔不绝、不容置否，他也不容置否地说：“好的，好的。”

他收敛一下心神，又拨了一个电话：“喜喜，是这样的，公司临时有点事，我晚些过来……”

坐在沙发上，王阼越想越期待。酒店里气温宜人，阳光从玻璃外透进来，洒在大理石上，梦一般的朦胧。他想：今天怎么了，好事赶集似的。不由将这女子和中天俱乐部联想起来。

不过这种激动没有持续太久，十分钟后，两个美女笑吟吟地走了过来。那明眸皓齿、穿着银灰色套装的女子露出调皮的微笑：“老同学，不认识啦？”

王阼立马反应过来，伸出手去，抑制住惊喜，说：“哪里，我是喜不自禁啊。”

女子握握他的手，他也适时松开，望向她身边那上穿粉色露脐T恤下穿发白牛仔裙的女子：“这位是……小晶，介绍介绍。”在这握手的空隙，他终于记起女同学的名字：白晶，他恰到好处地喊出来。

白晶笑吟吟地拉过女友的手，炫耀地说：“她呀，叫桃子，是不是像蜜桃一般诱人？”

王阼马上称是：“名如其人。”他看下腕上的江诗丹顿，做出很绅士的手势：“两位美女，那就随我上车？秀色虽可餐，可我得尽地主之谊……”

白晶娇嗔地一拍他的胳膊：“随意啦。就在这里吃点儿吧，下次再正式吃大餐。”

王阼笑了：“恭敬不如从命。”然后领着两个人走向西餐厅。

白晶点了鲍鱼、龙虾及几样小菜，桃子一副客随主便的姿态，王阼趁白晶点菜时仔细打量了她几眼，发现几年未见的白晶丰润饱满，真有点认不出来了。

王阼向服务生点了一瓶拉菲葡萄酒。白晶一吐香舌：“哇，太奢侈了吧！”

王阼笑笑说：“久别重逢，得庆祝庆祝，何况还有桃子小姐这位贵客呢。”

白晶向他一飞眼，面向桃子说：“桃子，他就是这么会说话，专讨女孩子喜欢。”

桃子马上接过话头：“老实交代，当年他是不是常这样讨你喜欢？这么一

位钻石级的绅士，你不抓住太可惜了。”

白晶粉脸一红，飞快地瞥了王阏一眼，说：“我哪有这福气啊。”

王阏这一下察觉出来了，白晶这次忽然回国约他见面，可能并非兴之所至。他想起当年在校时的种种况味来。当年他对白晶是有意思的，而追求白晶的男生太多，白晶又志在出国留学，于是两个人也没发生什么故事。不过两个人倒是花前月下走过两回，彼此也心知肚明。

“王总，听晶姐说，你是传奇人物，她可崇拜得紧呢……”桃子还故意旁敲侧击。

白晶轻轻拍拍桃子的手：“喂，人家是富豪级才俊，见惯了吹牛拍马的。”

桃子假装无辜地摊手：“我有吗？”

菜端上来了，王阏先给白晶夹了一只大龙虾，又给桃子夹了一只。然后绅士地倒了三杯葡萄酒。

见王阏很少说话，白晶忍不住了：“王阏，你不想知道我这几年的情况吗？五年了，都有很大的变化呀！”

王阏不想触及实质性问题，只是感慨道：“是啊，弹指一挥间……”

桃子不想卖关子，开门见山地问：“王总，夫人也是在打理公司吗？”

王阏的余光瞥见白晶的胳膊肘悄悄碰了桃子一下，他端起酒杯笑笑说：“国外流行夫妻店吗？家族式企业似乎是和民主创新相悖的。”

白晶解围地拉开话题：“对，福布斯富豪榜上的富豪，几乎无一家族式企业……”

桃子解嘲地说：“王总，我对商业不感兴趣，我是来旅游的，而晶姐将长驻京师了，她升任RUOS集团中国区总裁了……”

王阏有些吃惊地看了白晶一眼，举手鼓起掌来：“欢迎，欢迎，RUOS集团是汽车制造业的翘楚，没想到啊！”

“还有你没想到的呢！”桃子又想说出暗示的话，被白晶轻轻打了一下，她便收住舌头，嚼起龙虾来。

轻轻抿了口酒，王阏的思绪一下子走了神，想起了阳若兮。

下午两点钟，王阏才到了东林庄园。这是一处环境幽雅的山庄式酒店，金西喜就下榻在这里。

王阼进到套房时，金西喜正在卧室睡觉。他收起房卡，倒了杯矿泉水，在会客厅坐了下来。

他又想起了阳若兮。阳若兮是他的女友，一星期前生气地搬出了他的别墅，他一连打了好几个电话，她也没接。

镇定了一下，他起身推开主卧室门。次卧是金西喜助理的房间。

金西喜就趴在席梦思床上睡觉，一头秀发披散在背上，像泻下来的黑瀑布。短裙包裹的臀部滚圆丰满，一下子勾起了他的欲望。他坐到床边，轻抚那性感的臀部。

“你来了，等得可急了。”金西喜翻过身来，仰面望着他，她也许根本没有睡着，好看的桃花眼很有精神。

王阼将手移到她的胸部，说：“晚上咱们去中天俱乐部。”

金西喜优雅地一抿樱唇，将他往身上一拉，他就扑在了她柔软无骨的胴体上。他本没有太大的兴致，不过见她兴致很浓地吻他，他也慢慢腾出手来，解开她的裙扣，一路吻了下去。

在缱绻的时候，王阼就在金西喜耳边说了时间安排。他是个时间观念很强的人。“休息一会儿，再去洗个澡，然后去会所做个头发，六点整到俱乐部……”

金西喜微启娇艳的樱唇，吐出如兰气息：“你好像很在乎中天俱乐部……”

“对，这很重要。”王阼点头，身下还在用力，他补充了一句，“你的中文说得越来越好了。”

金西喜娇媚地抬起脸咬着他的耳垂吻了一下：“当然。”

亲热过后，王阼偎在金西喜温暖的怀里睡着了。金西喜的胸很丰满，乳沟正好埋下王阼的脸，这也正是王阼着迷之处。他又梦见了阳若兮，阳若兮的胸比金西喜小一号，却也坚挺滚圆，就像他童年时爱吃的椰子。那种味道令他留恋，和阳若兮在一起的时候，他会久久地吮吸她的乳房，直到她叫疼。她常说他像婴儿一样。

阳若兮这次生气，似乎是无预兆的。后来一想，其实问题积淀已久。阳若兮那天一早提醒说：“五一节是劳动节，我们俩是不是在那天办了。我们劳动了这么久，也该有个节了。”

王阼当然明白她所说的“办了”的意思，就是去办结婚登记。他当时怔了一下，他还真没想过这么快结婚，虽然两个人已同居一年多了，但一直偷偷摸摸，处于地下状态。毕竟王阼是引人注目的财富人物，阳若兮还是理解的。王阼答复的话却让她感觉有应付之意，王阼懒洋洋地说去南洋或香港教堂不更美妙吗，急什么？

在阳若兮看来，两个人应该是透明的。她是高智商的女人，自然品味得出王阼的话意。于是她耐心地任王阼又吮吸了一阵后，才轻缓地推开王阼的脸，系上内衣，跳下床去，拿出她那只红皮箱，放进她的衣服及生活日用品等，接着便离开了。

金西喜见王阼睡得香甜，也就没叫醒他。等王阼睡醒，一看时间，已是下午四点了，窗外阳光已偏西。他赶忙爬起来，匆匆开车送金西喜到会所去做头发。

会所的女发型师见到金西喜不由两眼放光，不过旋即职业性地镇定下来，将她请入私密性更强的包间。王阼趁这会儿工夫，理顺了一下头绪，他想象和胡人杰见面时不可疏漏的细节，如何操控话题之类。

胡人杰作为地产大佬，不仅富豪榜上有名，他还是中天俱乐部遴选委员会委员，负责审核会员入会。王阼和胡人杰并不熟，只是在上一期财富论坛邀请了胡人杰等地产大佬，论坛上有相关高层领导莅临作政策解释，还有西南某市市长和王阼及某知名财经人展开对话的环节。

王阼有自己的政商圈，不过对中天俱乐部还是很在意。一年前，他就安排专人将本市数十家顶级俱乐部的情况摸清楚了，唯有中天俱乐部的资料十分有限，别说其幕后老板甚至连会员都一无所知，保密性极强，在圈子里不但神秘，而且神奇。

而胡人杰主动向王阼抛出橄榄枝，透露其中天俱乐部总经理身份，目的应该是拉他入会。王阼知道俱乐部会员加入都有一套严格的程序，必须先通过资产及信誉考核，还得由两名以上会员推荐，再经遴选委员会审核同意。而中天俱乐部对入会者又采取何种程序，王阼心里一点底也没有。因此这一天他的心情既兴奋又忐忑。他隐隐有一种预感：中天俱乐部将是他新的飞跃点。

而一个新的问题横亘在他面前：忽然又出现在他面前的白晶。两个人道别时，桃子再次给了他明确的暗示，即白晶想重拾那份旧情。校园时的那份旧情，两个人心知肚明，虽然没被挑破，但一直真实地存在着。前些年和几个女子上床时，王阼都把她们当成白晶，还在梦里不由自主地叫出白晶的名字。直到阳若兮的出现，白晶的记忆才深埋心底。没想到，白晶又忽然出现了，而且是在这个时候——阳若兮出走之际。

“也许，冥冥之中自有命运之手在操纵着……”王阼坐在休息间自言自语。他是无神论者，他明白自己这种想法只是给自己解压，为困惑的事物找一种出口。

半个时辰后，金西喜出现在他面前，经过发型师的简单打理，金西喜更加明艳照人，秀发如云，挽了个发髻，搭配她的韩式服饰，从骨子里透出温婉气息。而她颈间佩戴的名贵首饰，更透出一种高贵。

王阼站起来，金西喜上前挽住了他的胳膊，两个人优雅从容地向外面走去。虽然是在私密性很强的会所里，但二人都举止有度。王阼说过：“暗室欺心，人不见，心在看。”心境影响色相，不管有人无人在前，只是凡夫俗子不自知而已。表里如一，这是王阼对自己最起码的要求。这就需要高超的技巧真正入戏。

刚走下会所台阶，王阼便看见绿意葱茏的篱笆墙外，一道尖锐的白光闪过。

刚开始，王阼还自我感觉良好，因为凭直觉，他知道那是瞎碰上的娱记在抓拍照片。这种事他不是头一回碰到，表情还自然地予以配合，嘴角露出弧形的微笑。

不过，当他打开车门，让金西喜坐进去，他再抬起头瞥一眼篱笆墙外，顿时惊呆了。

篱笆墙外，粉嘟嘟的南瓜花已经撑开，一只纤细的手垂落在花蕊上，一个纤秀的女孩呆呆地站在那里。

“若兮！”王阼失声惊呼。

阳若兮冷冷地转身，一掠就不见了。王阼急走几步，走近篱笆墙，浓烈的花香盖住了所有的气息，不过他知道自己不是看花了眼。

他失神地走回车旁边，坐进驾驶室。金西喜问他：“刚才叫谁呢？”

“是啊，叫谁呢？”他边发动车，边自言自语，“一个熟人，看错了。”

金西喜点点头，望向车外，她不是很爱多管闲事，更多的时候，她是欣赏中国的风景和人物。

车缓缓开出会所的篱笆墙。王阍的心已彻底乱了，表面上处变不惊，内心却比任何时刻都清醒：这一次真正的危机来了！

王阍发现自己真的低估了阳若兮，一直以为她低眉顺眼、小鸟依人、心无城府，没想到她学起了FBI那一套。想到这一层，他马上发觉事情可能并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她跟踪他便罢了，为什么还要拍照？而且那掠过的白光绝对不是她的诺基亚手机，而是配备红外线闪光灯的专业相机。

“嘟嘟”两声，车载雷达紧急提醒，王阍猛打方向盘，踩下刹车，右侧的一辆车赶忙让开，司机狠狠地冲他咒骂了句什么，他的胸抵在方向盘上了，后座的金西喜撞在座位上发出惊吓声。

后面两辆车鸣着笛开了过去，王阍发觉额上沁出汗了。

金西喜说：“你需要休息一下。”

王阍点点头，打了转向灯，将车开向停车道，停了下来。他长长地舒了口气，头靠在了椅背上。

金西喜关切地望着他，伸出手抚摸他的脸。他握住她的手，笑笑说：“没事，好了。”

“是不是今晚的见面很重要？”金西喜在他耳边吹着热气，想驱散他的紧张。

他果断地点头。他知道在金西喜面前不能露出丝毫的犹豫，这是他跟这位韩国美女交往大半年来得出的宝贵经验。那就是即便紧张，也要有果断的勇气，这才是她心目中的爷们儿形象。

金西喜安慰他：“是有重要的客人出席？我见过你和部长见面也不会紧张，难道这位客人比部长还要大？是……”

王阍笑笑说：“不是，我紧张的不是这个，是因为分心了。现在真的没事了。”他拍拍金西喜的手，知道她对中国国情一知半解。她听说在中国做生意、做演艺，首先要过的是官员这一关；在韩国，商人们不怕部长，反而怕议员。而中国商人恭迎权贵的形态呈金字塔结构，怕的是上边的官员。

王阍将手放在车钥匙上，又放下，他觉得有必要向金西喜说明她的行程，

以免在必要问候时有失礼节。“明天上午八点，飞首尔的航班，你休息几天，我再去接你。”

金西喜点头：“我的助理，为什么不带她来呢？”

王阂解开她的疑惑：“这是个私密性很强的地方，她不能来。”

金西喜面露疑惑之色。王阂知道这事越描越黑，越解释会越解释不清。像这地方为什么她可以来而助理不能来之类的问题，她是无法完全理解的。王阂觉得自己能做的就是不予解释，虽然有些强权的味道。

为了避开这个话题，王阂马上发动油门，深吸一口气，开动了车。车平稳地向前驰去。

以晚这个时候，也是堵车比较严重的时段，好在王阂开车是进入中心城区，此时绝大多数车辆是往城外而去。王阂在路上倒没怎么拥堵，赶在差十分六点的时候将车开到了东三环长安大道上的长远大厦地下停车场。

中天俱乐部就在长远大厦，这是王阂打探到的准确消息。从没有一家商业机构如此隐秘地模糊其经营地址。王阂一直思考这个问题，他觉得中天俱乐部幕后肯定有支策划高手团队。人家商业机构策划团队的目标就是唯恐天下不知，而中天的策划团队似乎却是唯恐他人知晓。这种反弹琵琶的经营理念，虽然令王阂也觉得虚伪，不过他还是不得不承认这种方法很奏效，他就是这么被吸引来的。

见王阂将车熄了火但不下车，金西喜有些奇怪：“还要等人吗？”

“对，要等。”他又果断地回答。胡人杰约他的时间是六点整，那么，他最好在六点整或超过一两分钟的时候出现在俱乐部大堂，这样既不显迫切，又不显拖沓。金西喜显然是不了解个中款曲的。他也很了解金西喜的疑问，她只是表示她对中国、对中华文化的一种看法，并不需要有个清晰的回答。

他闭目养神，再睁开眼，手表上指向五点五十八分。他起身打开车门，回头告诉后座的金西喜：“我们上去吧。”

遥控锁了车门，他和金西喜保持几公分距离，不急不慢地走向前头那部专用电梯。电梯标明“贵宾专用”，而其他电梯则标明在十层以下。

专用电梯似乎就在静候着他，他一走近，门就开了，露出一片金碧辉煌的光彩，令人目眩。